宋元學案

橫渠學案表

張載
父迪
附焦寅
高平門人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范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又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私淑
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蔡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橫渠續傳

張戩

程顥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並橫渠學侶

呂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上

祖望謹案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間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 梓材案是卷慈谿鄭氏二老閣亦有刊本特其體例有未協處畧爲校正

高平門人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父迪附焦寅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爲鳳翔郿縣横渠鎭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邠人焦寅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敎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于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皐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卽日輟講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聘延先生于學宮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爲

雲巖令以敎本善俗爲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厲精于大有爲悅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illegible]先生曰公與人爲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illegible]有不能者矣安石

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戩爭新法爲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禮爲倡教童子以灑埽應對女子未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人爲之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召同知太常禮院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狃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時十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歿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于涪州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居恆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率架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晝爲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曰東銘西銘正

家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橫渠易說十卷嘉定中賜諡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學宮太常初擬曰達眾論未叶再擬曰誠又擬曰明俱未用最後定諡曰獻

百家謹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跅弛豪縱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繼切磋于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爲必可至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關中學者鬱興

得與洛學爭光猗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憑心臆度處亦頗有後學所難安者至于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于後世此亦不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爲僞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不在制度之細竊恐周官雖善亦不過隨時立制豈有不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況乎周官之繁瑣黷擾異常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西銘

百家謹案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于一時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

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立
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
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橫浦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于中閒者也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閒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止于視聽言貌凡天地之閒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于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于天地閒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吾爲天地之子大君主天地之家事是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于天地閒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幼子後

吾生于天地閒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
合天地之德賢人特天地之秀也人之有疲癃殘疾惸獨鰥
寡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者也于時保恤之是子之能
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吾能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
天地純孝之子也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
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
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
肖天地之德也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知
化窮神則善述善繼天地之事志者也天地之心無幽明之
閒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于天地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
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崇伯之子禹也酒能亂德惡

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也潁谷封人請遺羹于母以起鄭莊公之孝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舜夔夔齊慄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吾能竭力爲善以致天地之喜是舜之功也夫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以死爲恭成父之惡不可爲訓橫渠之意以爲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曾子得正而斃吾能處其正順受而全歸于天地是有曾參之孝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無怨尤于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固天地之厚吾生貧賤憂戚亦天地之愛汝玉成于我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沒則安其心志

而不亂是乃始終聽命于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

劉蕺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覩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如一頭兩足合之百體然蓋原其付畀之初吾體吾性卽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其能自已于一體之痛乎于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于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卽是窮神踐之事卽是

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于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眞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

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劉蕺山曰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于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

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淸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高忠憲曰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卽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沈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體也絪縕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閒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彷彿之謂淸通不可象明其不可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沈升降如野馬

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間也太和卽陰陽也易卽道也故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百家謹案此則最爲諦當盡性者能一之合性與命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

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閒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百家謹案天地之閒只一氣之循環而已著于物而有聚散而理無聚散性無聚散也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滅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適得吾體不失吾常焉高忠憲公曰聖人原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爲存神之至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又曰性無生死也何亡之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

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于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

百家謹案先生以虛能生氣有生于無爲詖淫足見先生

之學粹然可爲吾道大中之準蓋虛空卽氣爲物不二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有無自相隔礙凡夫理氣心性體用動靜無之非二矣此二氏以無爲眞常有爲幻妄之根本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兩閒無無

氣之處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敎也

百家謹案坱說文謂霧昧塵埃也狀氣絪緼盛大之象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閒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百家謹案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一語使人豁然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
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閒則風行而聲聞具
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
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
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
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
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道氣道理

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宏人是性不知檢其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高忠憲曰本一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

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別也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

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百家謹案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所謂魂交卽神遇也蓋魄交魂而爲寤魂交魄而爲寐猶日出地而爲晝日入地而爲夜陽氣發生而爲春夏陽氣收藏而爲秋冬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

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高忠憲曰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忠憲曰一物兩體卽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者氣以載理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

變化也

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雲濠案浮陽一作純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百家謹案恆星不動純繫乎天此舊說也後歷悟恆星亦動但極微耳此歲差之所由生一歲右行五十秒二萬五千餘年一周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先生本自不錯黃瑞節解日月五星亦順天左旋但其行稍遲反移從而右若逆天而行者此言大謬矣蓋天左旋以北極為樞恆星與七政右旋皆以黃道極為樞日月五星各有其道每日所行各有度次如蟻行磨盤所謂日月麗乎天宿離不忒若果皆順天左旋則無所謂黃道白道躔離次舍日日混淆游移將日月亦不麗乎天而宿離焉能不忒哉且惟天左旋諸曜右旋左右勢力相抵而地得渾然中凝若俱左旋則地亦隨偏顛倒宇宙亦不得成世界矣種種諸繆詳百

家所作天旋篇蓋諸曜右旋是歷家從來本論儒者未得以臆見强奪之右行日遲月速之說日月之高下懸殊則旋轉之路有遠近此遲速之由也月精反陽日質本陰與五星之說俱屬未然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寔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于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于外也

百家謹案地轉之說西人歌白泥立法最奇太陽居天地之正中永古不動地球循環轉旋太陰又附地球而行依

法以推薄食陵犯不爽纖毫蓋彼國歷有三家一多祿茂一歌白泥一第谷三家立法迥然不同而所推之驗不異究竟地轉之法難信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百家謹案先生前旣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又曰日月右行最速今此言無乃自相矛盾乎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兩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

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閒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百家謹案地有升降固是四游荒唐之說卽余襄公圖序云潮之消息皆係于月亦非定論惟朱有中之潮賾其說最精潮之升降大小應乎節氣節氣輪轉潮汎隨之然以之論淞浙之潮則合而他方之潮有一日一長者有一日四長者有一月兩長者有一年一長者有潛滋暗長者有來如排山烟電者此又何以例之百家私忖造物凡創設一種類必極盡其變化假觀木類松葉細如針桃葉大如蓋種種奇形異狀不可勝數飛潛動植土石之類皆然何于水獨不然海之有潮猶婦人之行經以一月爲期而有

信然亦有逾月者有不及月者有四季者有瑲轉者種種

不一可無疑于潮矣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于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交爲之食矣

臨川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

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

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

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

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共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

所交之多寡

百家諶案鮑雲龍天原發微比日月于離坎卦中畫之陰

陽先生所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卽此說也至于日食則

由日高月卑朔日月行密近于黃白交道日體爲月魄所掩故光爲之食月食則由日大月小地球小于日輪大于月輪當望時地球間于日月之中有景在天是名闇虛此時月行交道內外遠于黃道則地影不能及月體則不食若當望時月行交道近黃白相交之處經由地景之中日光不照則月食疑者以爲春秋二分食于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有影能蔽月乎不知此由淸蒙氣之能使物象升卑爲高也其詳在百家所纂明史歷志中

虧盈法月于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于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百家謹案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人從下視之月與日相近時日在上則其光所見如鉤月與日對照時則其光滿如璧耳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于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劉近山曰日之行三十日五時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贏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

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百家謹案推置閏術易推交食法難此由先生不諳歷法臆度言之上數節大畧皆然

陽之德主于遂陰之德主于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百家謹案此先生以陰陽之氣明想風雨露雷之由也近代西人之說甚詳畧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氣域分爲三際近地者爲和際中爲冷際上爲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此氣中下地水火土爲天行所吸則騰聚于氣中鬱然成雲散而爲雨當其未散火在于中爲氣水所束不得出走則殷殷有聲破裂而出遂成大響而電正其光之奔飛者也火既破氣而出成爲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火勢盛未得及土橫而行地上則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爲氣過抑未獲遽達遂橫奔動氣而爲風水上升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升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火土並蒸則

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而風雨並作總觀其勢之先後盛衰爲水土並上土多于水則爲霧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霾水升僅達氣之和際則爲雨爲露入于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爲雹然霜雪在冬而雹在夏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爲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爲霜雪也然夏時何以無霜雪蓋夏時和際之氣暖能爲冷際之氣解惟入最冷處凝而爲雹始不能爲之解也且夏時之雨狹而速雲興即雨不待至冷際而已降矣其直上不降至最冷際而爲雹者偶然也冬雲需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故至冷際而結爲霜雪者常然也種種變化悉出于自然

而其所從咸因日月星辰往來運動能吸引下地之火氣

水土四行不特月離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緯

星辰性情不齊各能施效故精于天文及分野者推此年

之躔度卽可知此年之水旱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而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

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百家謹案日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天以陽神爲用

故直而施能照萬物而不可犯地以陰形爲質故闢而受

隨物肖形而可親狎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爲收視返聽潛神不瞿養生之法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高忠憲曰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張子則

作一義說水之濡當作土之濡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水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

百家謹案參兩篇尤先生之極深思索以談造化者也但歷法一道至今愈加精密凡各曜之遠近大小行度薄食陵犯灼然可見可推非可將虛話臆度也伊川云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殆此類與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
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劉蕺山曰天無一物不體處即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高忠憲曰上天之載寂然不動而感則必通聖人之心寂然
無爲而得爲則爲明其順應而無所矯强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此動于彼神
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孫鍾元曰天與神非二見聖人即天

運于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高忠憲曰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于無形非外形而別有運于無形之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高忠憲曰此借易語言人之存心蓋吾心之神即天地之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于是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高忠憲曰此亦欲人之存心文王純亦不已卽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所存則知天載之神德性者衆人所受于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唯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高忠憲曰谷神本老子語谷而謂之神者言谷之虛也故聲達焉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卽天也故知周萬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高忠憲曰象者猶言性情情狀凡有實得者必可名言可名斯可象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爲象豈復有可名言哉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貞明不爲日月所眩貞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高忠憲曰不外乎陰陽故曰一於氣而已

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高忠憲曰旣大且一故無方所無形體之可求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 歸往者來之終

百家謹案往來屈伸之義與天神人鬼地示何相關合昔嘗思之一陰一陽一氣之往來時屈而歸謂之鬼時伸而來謂之神總之陰陽之靈氣也太虛生人生物知氣變化靈爽不測無處無靈爽卽無處非鬼神在天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人爲魂魄生死聚散是也在事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在揮逌宗廟爲天祖日星嶽瀆下而至于門行井竈皆是也所以中庸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

可遺夫體物而不可遺明以兩開之氣化言鬼神矣而下忽接言祭祀又曰誠之不可揜如此此言鬼神之至精也蓋鬼神既為陰陽之靈氣無處非鬼神而人尤為鬼神之會蓋物之靈者莫過于人心而人心之與鬼神相接者尤在祭祀當其愾然肅然不見者如或見之不聞者如或聞之是祭祀者正所以通幽明洽人神以吾心之精誠對鬼神之靈爽焄蒿悽愴洋洋如在為物為變情狀畢露矣此

先生只是意于言中而未發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

謂神神无方易无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于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高忠憲曰天地有陰陽在人有知義知藏于中爲事之幹者神也義形于外制事之宜者化也知義用利者知與義用之利也至德盛而窮神知化則知義皆下學之事而不足言矣

時卽氣之推行者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高忠憲曰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所爲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百家謹案鬼神體物不遺散在兩閒而其所聚則尤在人心蓋人心之靈卽鬼神之靈也本渾合無閒二之不得故人心纔動氣卽感通無隱不見相在爾室君子之慄慄危懼雖欲不愼獨不可得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

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于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
高忠憲曰括結礙也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不括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易曰知幾其神乎精義入神者知幾而已精義入神妙處使事理素定于內而用乃利豫利吾外而內乃安蓋內外交相養皆崇德之事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君子無容心焉先難後獲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葉六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之謂化故不可助長存此心之虛明則成至德所以存神而爲仁之

至也順天理之變化而違時中所以順化而爲義之盡也微者神之妙彰者化之著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善成性與一陰一陽之天道無殊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翁祖石曰羣動萬殊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即神也聖人存神而達化人果知變化之道則上文聖不可知謂神神亦奚不可知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百家謹案易知幾其神之幾卽異于禽獸幾希之幾此所謂天良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此靜則中存動則先見不容蓋藏孩提愛敬乍見惻隱與不爲不欲之心凡聖之所同也何有不貫何有不知但此先見之幾無有不吉而一轉念則聽聲納交要譽等心紛然並至惟能奉此先心而無違如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卽聖人順性命之理故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

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高忠憲曰徇物欲即滅天理忘物累即順性命間不容髮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藥六柄日處事之謂義存心之謂仁義入神仁敦化卽易顯諸仁藏諸用意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爲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氷泮則澌然氷之才澌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根于天者不滯于用根于地者滯于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爲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高忠憲曰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于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于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

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林鬳齋曰敲莊子作嚆即鳴鏑今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百家譴案義命合一存乎理一語此先生破荒之名言先儒多忽畧看過不得其解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而有悟于先生斯語之精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文介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在天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必有不及顧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世人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千古如是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眞主宰此卽

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眞詮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高忠憲曰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

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
矣
葉雨垓曰人能者大人裁成輔相以補天地之所不能以自
成其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高忠憲曰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死哉是以君子夭壽不貳
實見其無二也
孫鍾元曰生順沒寧無得亦無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
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

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

高忠憲曰人受爲性天賦爲命受者受于天故亦爲天所性通者通達無間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通于氣中有昏明之不同矣然通極于道則雖愚必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于性雖殺身亦以成仁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未免于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者以人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天則塊然形骸而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于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葉六桐曰世人妄談陰陽鬼神而不知卽在吾身初非有二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高忠憲曰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百家謹案此節講性命語頗艱澀難解朱子亦謂其語未親切然細案之亦可咀味性無有二宇宙以來只此一物故云性其總以其爲總會處也人人各得有合兩之象人受命于天夭壽窮達不齊各有一定之則不窮理盡性推極其總之要則不能致于命而得其所受之分逮窮理盡性而所受之命不可變蓋知吾受分之有則也然此命也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能已者至于性之在人則爲天下古今之所總通極于道有感必應上文所謂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何不可知人知天盡性以至命也下言聖人之憂蓋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而不能同天地之無憂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百家謹案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生則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惟是

告子渾羽雪玉于白同牛犬于人入于儱侗閉後世禪門之路徑所以可詆

性于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黃勉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

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宗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者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

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爲嘗以是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眞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

百家謹案先生雖言有氣質之性下卽言君子有弗性焉

是仍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也柰何後之言性者竟分天命氣質爲性乎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淸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暑往來寒必

于冬暑必于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夏寒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即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即性也第氣質之本然者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

百家又案先生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則所謂變化氣質也夫湯武之反不遠之復由遠乎性故須反復乎性也若旣以氣質之外無性則性又何須變化乎呂巾石懷由先生之說專以變化氣質爲宗旨以爲氣質由身而

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于天不爲氣質所局矣此言似是而有辨先遺獻曰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有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于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于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于性巾石之失離性于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

百家又案氣質之性與變化氣質之說先遺獻辨之明矣猶有疑氣質卽性又不須變化然則人皆聖人無不善之人與百家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氣質卽性者謂因氣質而有天命之性離氣質無所謂性也性旣在此氣質性無二性又安所分爲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乎然氣質實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君子不以爲性者以性是就氣質中之指其一定而有條不紊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無異者而言故別立一性之名不然只云氣質足矣又何必添造別設一性之名乎子劉子曰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

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可謂明切矣所謂氣質無待于變化者以氣質之本然即人之恆性無可變化若氣質之雜糅偏勝者非氣質之本然矣故曰氣質無待變化非謂高明可無柔克沈潛可無剛克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百家謹案先生之言才就人有氣質之偏故有才有不才言性亦因有氣質之偏之混故必待盡性而後成性若論其本然孟子言性善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性固不待人為而後成才亦無有才不才之別何以言之氣質

者天地生人之本宇宙聖愚之所同也因氣質而指其有性是性者卽從氣質之本然者而名之非氣質之外別有性也性旣是氣質則氣質之偏者非惟不可言性幷不可言氣質也柰何將氣質之偏者混擾于性中乎蓋氣質之偏者習也習不因墮地後而始有五方土地之風俗父母胎中之習養此卽麰麥之肥磽人事雨露也豈得謂麰麥之才有殊乎先遺獻曰氣質卽是情才出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有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之性惡不可謂非矣至于成性與盡性則大有分別盡性屬人力成性則本成之性是天之所生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之理

先生之言性由人而成失大易之旨矣

楊開沅謹案成性之說始于董子天人策張子未能擺脫其說亦氣質之性誤之也氣質自氣質如何云性況氣質本無不善哉

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

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高忠憲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己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于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于德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故曰有命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爲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如仲尼益伊尹周公有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宏

于性

高忠憲曰禦止也爲見聞所梏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宏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楊開沅謹案先生解上智下愚句以習言蒙上相遠句不以性言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與程子解殊別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逝天理而時措之也

高忠憲曰大雅文王之詩本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張子借在爲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教人逝此以行己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黃文潔曰挍誠明篇語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此陽明陰濁分剔尤淨

劉蕺山曰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上只得倒

做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高忠憲曰情實也天以屈伸相感則萬物生生而無不利人

以情僞相感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僞焉耳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高忠憲曰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爲之招而非命之正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

朱子曰性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

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又曰今人理會學先于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

高忠憲曰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物而不以故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世人之心梏于見聞之狹聖人窮理以盡其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不萌于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

百家謹案心處身中纔方寸耳而能彌六合而無外者由其虛竅爲氣之橐籥而最靈也蓋盈天地間惟此於穆乾知其氣流行不已其凝聚者在人身而身之氣又朝宗于

心故此人人各具之一心實具天地萬物之全氣氣全而理卽全非謂我一人之心僅爲分得之家當也是故論斯心之本體聖不加多愚不加少箇箇人心有仲尼原不待體物而始無外也由一心以揩天地萬物則無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則眼中之金屑矣先生之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正言聖人盡性天下無一物非我所謂德性之知非世人見聞之知也若恃見聞以體物物可勝體乎適足以梏其心而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百家謹案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耳目口鼻父子君臣以至

云爲事物皆是也格物致知則由象可以悟心玩物喪志

則徇象適以喪心存象之心心滯于象而自失其虛明矣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

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

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

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

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百家謹案耳目之爲性累人自累之耳若言人之自累則

心亦足爲性累不特耳目原天之生是耳目耳司聽目司

視固以通導天下之萬物于我心如此殆可見萬物之皆備于我欲以合內外之德能舍聰明之用乎高忠憲公曰徇于物則爲性累通乎理則爲啓之之要聖人由聞見以窮理盡性合內外之德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于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于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

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閒區區于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能窮而謂之幻妄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百家謹案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道之大原也釋氏以理

能生氣天道之運行氣也求道于未有天地之先而曰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以眞空爲宗反以其心法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緣心起滅悉屬幻妄于是揑造三十六諸天種種譸張之說是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總由其不知天命不識理卽是氣之本然離氣無所謂理妄認氣上一層別有理在理無窮而氣有盡視天地乃理之所生轉覺其運行覆載之多事眞所謂夏蟲之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

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百家謹案高忠憲公曰釋氏之失在不能窮理一言以蔽之矣蓋聖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釋氏以理爲障以性爲空凡諸所有悉屬緣生故以無任運聽六根交于六塵謂思慮一萌卽是識神無心之眼不視而無不見無心之耳不聽而無不聞無心之鼻舌手足不臭味持行而無不臭味持行苟動視聽臭味持行之念則眼耳有視聽卽有不視聽鼻舌手足有臭味持行卽有不臭味持行矣旣無是心豈有人我豈有天地虛空豈有世間一切法故以天地日月六合人世爲幻妄塵夢譸張其說小者大

之大者小之總由無理以爲之主宰遂成無星之稱無界之尺誕漫流蕩不可準用也

中正篇第八

百家謹案自中正篇至王禘篇九篇中雜說論語孟子易書詩禮雖閒有精語然不得經旨者亦甚多昔伊川嘗有書答先生曰所論大概有竭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黃東發曰橫渠所說經閒與近世諸儒未合似有思之太遠者此非後學一人之所敢妄議也以後閒發明其有關係者餘僅存正文不復一一詳註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

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致于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于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宏之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高忠憲曰文必能致其用則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槁之約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于心之謂信充内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歎也

高忠憲曰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百家謹案讀此益知學者當立爲聖之志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蓋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是未成其爲人也凡有身性者俱當

猛省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安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淸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葉雨垓曰讀正蒙至思蓋未能有也一句不知何以使我恍然旨哉此言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百家謹案學不求諸心則無所歸宿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然不能尊德性問學如何去道譬如先有一粒穀種而後可施栽培灌溉之功先有一星真火而後可用傳薪爝明之法先得一泓原泉而後可加導引疏決之方今漫然求理于天地萬物而不知反求諸己是猶無種望歲沿門乞火就燥掘泉不徒枉費勞勞乎是故不能尊德性則

不能道問學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則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先生此則有關于學術是爲後學發矇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于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于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百家謹案無所感而起妄也不思而得素也二語精透凡游思妄想俱不待有感而憧憧我本然之素知無事于旁搜冥索之擾擾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敎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脊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高忠憲曰無實踐之功而望貲深習察不智甚矣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于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

者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于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于惡有諸己也不入于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徙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徙善未必盡義徙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

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高忠憲曰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决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飯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

百家謹案怨尤之生只見在人之非而不知反求諸己君子惟見在己者未盡自治不暇何暇責人又曰無皆非一語直可佩服終身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術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高忠憲曰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高忠憲曰爲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察則
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
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高忠憲曰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省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
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
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

其說不可推而行

百家謹案程子性卽理也之言乃有功于聖學之最大者儒者以理爲性故窮理盡性率循其性之自然卽無適而非道不待求之于日用彜倫之外也佛氏以性爲空故以理爲障惟恐去之不盡故其視天地萬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滅俱屬幻妄所以背棄人倫廢離生事其說之不可推行者皆由乎無理以爲主宰也是故有理與無理此是吾儒與釋氏之分別遠若天淵柰何絶不知儒釋根柢紛紛妄扯瞎誣乎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節文著見一曲致文則餘並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嚮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黃文潔曰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高忠憲曰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于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
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
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
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
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愛敎之心雖蠻貊可敎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敎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

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百家謹案以鳥喻民弱者孚育善者升舉之孚籀標切從爪從子鳥之抱卵也衆好謂善人翼飛謂升舉其旨甚明何從來解未及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于心知之細也
百家謹案不有不凝不滯無宿物于心所以謂日新之盛
非不二過之解也知之細句頗無謂先生意謂心既浩然
太虛而又須周知文理密察日新方兼富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于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高忠憲曰禮器皆言修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禮運則言禮樂因革移風俗和天人運而無積故曰語其運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于我言萬物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于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憮于天下

高忠憲曰憮至也禮記憮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于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百家謹案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則反禮之意謂制行當本己非所衜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高忠憲曰天下之理出于至當則人必大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可必物之同必物之是乎此所謂制行以己者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于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百家謹案道本人心人心卽天理凡天下之不近人情者
鮮不爲大奸慝故先生直以不仁斥大哉斯言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
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
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
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

高忠憲曰斷制太過則傷于仁惻怛太過則害于義仁義相爲體用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于仁而已乎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于物也

孫鍾元曰天地父母之恩子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于物多矣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

身則責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于天則成性成身矣

高忠憲曰君子不以係身而愛人物我一體天理自合當愛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于天爾

高忠憲曰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之則不疑所行而足以利用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通之則夭壽不二而足以樂天矣

聖人無我乾乾自强以成其天德而已

君子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淸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
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之矣又何
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
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百家謹案天下之思慮擾擾止在計較屈伸之途今能明

屈伸之變伸固伸也屈亦伸也至虛無所不伸無入不自得則又何思慮乎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熊勿軒曰明明禮也入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宏大教必以

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百家謹案吉凶利害雖無定應之對當則能反凶爲吉轉害爲利說苑亦謂力勝貧謹勝禍愼勝害戒勝災此人謀大業之所由起也若聖人則大公無我順應萬事幷無大業之可言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

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逵乎是哉

闇然修于隱也的然著于外也

梓材謹案二老閣刊本第十七卷止此以下爲第十八卷僅刻數版今以正叢統歸十七卷所以防斷簡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高忠憲曰制法興王謂八卦書契稼穡醫藥宮室衣裳曆象律呂畫野分州井田封建治水革命等事皆非有述于前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君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高忠憲曰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于人無不容臣德則于分有不敢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高忠憲曰生姓也別其姓分其族類皆聖人明庶物察人倫處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

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
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
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
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
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
必吾見也 舊註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天下莫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于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高忠憲曰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于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于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能冥契也皇矣之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正冥契天德而萬邦自然信悅不求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
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于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于仲尼非
天命邪
山楶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于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侏儒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于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于他人故自十

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于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于內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于禮樂先進于禮樂者也備而後至于禮樂後進于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于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朞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于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猶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于中國庶遇于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棲棲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同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

愛人以德喻于義者常多故罕及于利誰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于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于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于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致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爲唯聖者

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盧中庵曰懷隱居之志者雖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非士君子本心必至天下皆無道然後安于隱也此則聖人之事在孔門惟顏子爲是耳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高忠憲曰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因物成就合萬物爲一己故曰合內外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强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者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學者長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君子于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于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飾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于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于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

雖不施不欲于人然人施于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高忠憲曰分義職分所宜也有之存之則玩物喪志矣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財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

反亦理也

鄭眉軒曰以出爾反爾爲理所以警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爲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橫逆不報是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于將形辟言者免害于禍辱此爲士淸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于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高忠憲曰調者木心正脈理直制作如法也服馴也良善走也見荀子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人私己利于不治君子公物利于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張南軒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論道器
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如禮樂
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
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于甲兵必寓于

樸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于性在道不溺于無在器不墮于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于無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高忠憲曰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于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

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

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于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于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

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遠矣

潔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于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

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道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歟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于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旣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廬中庵曰聖人之用其中有其大皆自然而然初非勉而爲者大人則猶待于勉爲此所以望之不可及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

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忠憲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于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于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

之聖人安知不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
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
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于聖智
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于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
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舍曰君而
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
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于求吾志而已無所求于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于躍乃可以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虛中庵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

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于下滋于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于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于木爲科上槁附且燥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于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彖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于四故其介如石雖微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于陽也

高忠憲曰人身一乾坤也寤寐一闔闢也形閉則藏于陰形

開則受于陽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

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于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

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過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高忠憲曰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

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之正使不陷于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爻情如是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不當顧其吉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殺身成仁于義无咎也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

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高忠憲曰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隱則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乎神之推盪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于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諭諫之巧也

高忠憲曰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鐃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鐃故曰復亂以武相卽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

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
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卽今
大小雅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淸以奏之大武武
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
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于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
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高忠憲曰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志旣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

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雎鳩之物則有雎

鳩之名情摯有別雎鳩之體亦雎鳩之禮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

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靑赤

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

所謂欲及時也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

故不以脮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卷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于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吁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于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易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爲賢者仕祿非迫于饑寒不恭莫甚爲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

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于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于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諴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百家謹案苟當作者書君奭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言者老成人之德下及于民也則鳴鳥有聲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決疑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次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于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于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于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于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于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峻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高忠憲曰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禘列于四者之中周則改爲春祠夏礿而嘗烝仍其舊祫禘二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爲六享諸侯有祫不禘又歲闕一祭故爲四享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祫此所以有祫不禘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

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耳遂使人以不禘爲由于礿而并由
于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礿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
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
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
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爲獨尊禘則獨于
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
以配之祫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
合食于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
與也
禘于夏周爲春夏嘗于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
而言爾

高忠憲曰禘祭夏行于夏周行于春嘗祭夏行于秋商行于冬蓋礿禘用物薄主于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烝用物多主于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兩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

嘗闕一時之祭則嘗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高忠憲曰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閒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爲追享朝享兼常祀閒祀言也嘗乃秋祭享嘗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礿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皆合祭羣主于祖廟也礿犆卽特礿也一犆一祫本謂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祫而已嘗祫烝祫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嘗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

發此文故又發此條 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

高忠憲曰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俱爲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明其宗之有在也有事則具牲物稟宗子而祭之庶子不爲己之長子服斬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注

高忠憲曰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己爲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己爲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己爲祖庶孫而或庶子之所生之殤則己亦爲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大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爲大宗子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毁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于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

考始祖也而下爲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嘗遞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幷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世室羣穆于文羣昭于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于其君幷高祖于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于高祖

十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于人故夫婦而同几求

之或于室或于祊也

高忠憲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閒故曰交鬼神異于人廟門謂之祊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言不知神于彼饗之乎于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劉近山曰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行戶竈中霤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邱陵之類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

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本姬姓而氏不同諸侯以字爲謚竊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如舜生嬀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嬀姓卽因生賜姓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卽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于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方氏曰天子聽朔于南門示受之于天諸侯聽朔于太廟示
受之于祖原其所自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高忠憲曰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告于祖廟而行事尊祖也
用龜以卜而于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
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于公者也下言室老士
所以別士于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高忠憲曰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
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爲卿大夫之衆臣室

老家相之老家邑之士卽家相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于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卽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則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卽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于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于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于天子三命方受位于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命之通名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于長者禮所謂達官者
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亦其長者也
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高忠憲曰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于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
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百家憶姜定庵先生問君子無所爭章先遺獻曰射義云
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是射者所以敎讓者也君子無所爭無從而見而見之于射揖讓而升下而飲皆無爭之事也凡所以爲此者盡爭欲爲君子耳若謂惟于射而後有爭在射旣不見有爭之事豈兩耦心競各不相下與如是何以觀德與此爭爲讓

讓意合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于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于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含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沈毅齋曰天地附于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耳然人涵育于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爲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卽天之氣兩宣有不相爲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高忠憲曰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于無妄而已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高忠憲曰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蕞然之小者異矣不爲蕞

然起見無我也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高忠憲曰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口口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自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

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爲性在造化爲天道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高忠憲曰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兩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

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高忠憲曰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于性遇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遇之異而不求性命之同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高忠憲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則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爲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

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卽此發本要歸尙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

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高忠憲曰天地之閒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爲物不貳此所以爲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卽合也游魂爲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前後身之變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宋元學案卷十七終